

# 《太一生水》研究 (NSC89-2411-H002-101)

## 專題研究計畫成果報告

臺灣大學 周鳳五

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一書自一九九八年五月出版以來廣受海內外學者重視，焦點集中在《老子》、《緇衣》、《五行》等先秦道家與儒家的古籍以及前所未見的古佚書，如《六德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尊德義》等。<sup>1</sup>而《太一生水》與《老子》丙種的竹簡長度、編繩間距完全相同，內容也有相通之處，卻未引起較多的討論。本文擬以《郭店楚墓竹簡》一書為基礎，參考學者的意見，對《太一生水》的形式特徵、思想內涵及其學術流派的歸屬等問題進行初步的探討。

### 一、《老子》三種與《太一生水》的形式特徵及其意義

郭店一號楚墓出土竹簡本《老子》甲種、乙種、丙種與《太一生水》，除後二者之外，《老子》三種的形式特徵頗有差異。首先，是竹簡的長度與字數。《老子》甲種竹簡三十九枚，簡長 32.2 公分，這是三種《老子》之中最長的，與《緇衣》、《五行》、《性自命出》、《成之聞之》、《尊德義》、《六德》等六篇儒家典籍的簡長 32.5 公分非常接近，可以說基本相同，簡端上下也都修整為梯形。比較明顯的差異有兩點。其一是抄寫的字數，《老子》甲種每簡平均三十字，其他五篇大約都在二十五字左右。其二是竹簡的編連，《性自命出》以下四篇都是兩道編繩，間距 17.5 公分，可以歸為一類。《老子》甲種也是兩道編繩，但間距 13 公分，與《緇衣》的 12.8—13 公分，以及《五行》的 12.9—13 公分非常接近，可以另外歸為一類。至於《老子》乙種簡長 30.6 公分，每簡最多抄寫二十五字，自成一類；丙種與《太一生水》簡長同為 26.5 公分，每簡最多同樣抄寫二十三字，這兩種也可以歸為一類。《緇衣》與《五行》相傳出於子思之手，在儒家六篇之中屬於思孟一派

---

<sup>1</sup> 《五行》雖然也屬古佚書，但一九七三年長沙馬王堆三號漢墓已經出土西漢帛書本，郭店楚墓竹簡是第二次發現。《五行》兩次出土都伴隨著《老子》，所反映的戰國中晚期至西漢初年的學術思想糅合、演變而為雜家與道家的歷程，值得深入探討。

的先師之說，應是最重要的經典。準此以推，《老子》甲種的形式特徵與《緇衣》、《五行》相同，在《老子》三種之中應當也是最重要的。我們注意，《老子》甲種第一簡，開宗明義就把通行本的「絕聖棄智」改為「絕智棄辯」，「絕仁棄義」改為「絕為棄作」；<sup>2</sup>而「絕聖棄智」、「絕仁棄義」這兩句，自馬王堆帛書《老子》甲種與乙種，下迄歷代各種不同系統的《老子》傳本，如想爾本、王弼本、傅奕本、河上公本，包括唐代石刻與敦煌寫本，加上先秦兩漢諸子如《莊子·在宥》與《胠篋》、《淮南子·詮言》與《道應》以及《文子·道原》等所引《老子》均不見有任何異文，<sup>3</sup>可見《老子》的通行本在戰國中期應該已經基本固定。這樣看來，郭店簡這裡對文字所做的改動顯然是別具深意的。我的理解是，《老子》甲種這兩句異文的產生，完全是爲了不願與儒家思想正面衝突，避免對思孟學派「五行」所標榜的「仁義禮智聖」做針鋒相對的批判。換句話說，《老子》甲種根本是一個已經「儒家化」，甚至「思孟學派」化了的道家經典。今本《老子》書中，對儒家所標榜的「仁義」、「忠信」、「孝慈」、「禮」等有相當鮮明的批判，<sup>4</sup>這幫助我們由一個側面來推斷其文本的寫定可能就在子思「五行」之說流行的同時，相當於戰國初年。《老子》甲種這裡的異文，也爲這個推論提供了有力的旁證。<sup>5</sup>據此我們可以略窺先秦諸子彼此之間的互動與反饋，從而對其思想的發展與演變也可以有更深一層的理解。

## 二、《太一生水》內容分析

《太一生水》竹簡十三枚，其內容具體反映了戰國中期以後，儒家、陰陽數術

<sup>2</sup> 有學者主張讀作「絕偽棄詐」。但一則偽詐乃人所共棄，以《老子》五千言而出此語，未免過於淺陋。再則「爲」與「作」是人爲、矯揉之意，簡文如此釋讀，與《六德》、《語叢一》等儒家典籍反對這種行爲的議論正相呼應，這也爲儒、道兩家經典同出一墓提供了合理的解釋。

<sup>3</sup> 關於《老子》的歷代版本，參看島邦男《老子校正》，東京，汲古書院，一九七三年十月；高明《帛書老子校注》，北京，中華書局，一九九六年五月。

<sup>4</sup> 如《老子》第十八章：「故大道廢，有仁義。智慧出，有大偽。六親不和，有孝慈。國家昏亂，有忠臣。」第三十八章：「故失道而後德，失德而後仁，失仁而後義，失義而後禮；禮者，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。」《老子》丙種也有「故大道廢，有仁義」一節，顯然保留著道家思想的傾向，但編連在同一冊的《太一生水》卻把這個傾向做了根本的改變，詳下。

<sup>5</sup> 這裡僅指《老子》的文本，而不涉及思想內涵。老子其人的時代不妨上溯春秋末，其思想淵源甚至更早。但先秦諸子的寫定大多出於後學之手，對照東漢末年以下若干道教經典的出現及其內容與佛經的對應關係，我們應當能夠理解，思想的產生與文本的寫定未必同時，而且文本的內容也往往與時推移，特別當兩種思想針鋒相對或相激相蕩的時候。

家所接受的道家《老子》之學的浸染。全篇可以分爲三段，其中以第一段最爲重要。爲了便於討論，這裡抄錄於下，並略加說明：

太一生水，水反輔太一，是以成天。天反輔太一，是以成地。天〔地復相輔〕<sup>6</sup>也，是以成神明。神明復相輔也，是以成陰陽。陰陽復相輔也，是以成四時。四時復〔相〕輔也，是以成滄熱。滄熱復相輔也，是以成濕燥。濕燥復相輔也，成歲而止。故歲者，燥濕之所生也。燥濕者，滄熱之所生也。滄熱者，四時〔之所生也。四時〕者陰陽之所生〔也〕。陰陽者，神明之所生也。神明者，天地之所生也。天地者，太一之所生也。

應當指出，《老子》丙種篇末最後一句作「(聖人)是以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敢爲」，這句話又見於《老子》甲種：「是故聖人能輔萬物之自然而弗能爲」，文字稍有出入，但文意不變。從用語考察，可以窺見《太一生水》整個宇宙論的構想是借用《老子》「反者，道之動」的「反」與「輔萬物」一語的「輔」，湊成「反輔」一詞，再援引楚國的「太一」與稷下道家「水爲萬物之本原」<sup>7</sup>的觀念，以取代《老子》宇宙論中「道」的地位。如此一來，便形成一個以太一爲「體」，以「反輔」爲用的宇宙論的雛型。從而輕易的把天地萬物的生成，由《老子》第四十二章的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，改爲推本於「太一」。太一，或作「泰一」，星名；見於《史記·封禪書》、《淮南子·天文》、《漢書·郊祀志》等，《楚辭·九歌》也有《東皇太一》，爲楚國所崇祀的天之尊神。李學勤指出：<sup>8</sup>

在古人心目中，太一是北辰之神，《樂緯·協圖徵》：「天宮，紫微宮也。北極、天一、太一。」紫微垣有一星，即現代星圖天龍座 10；天一星，即天龍座 9。兩顆星都較暗弱，但是《史記·天官書》稱：「中宮，天極星，其一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」這是指帝星，即小熊座β，乃是相當明亮的二等星。現在它距北極有約十五度半，兩千多年前祇有七度多，作爲太一常居是適宜的。《春秋緯元命苞》：「北者，極也；極者，藏也。言太一之星高居深藏，故名北極。」所云太一星即指太一帝居的帝星而言。

另外，《包山楚簡》、《望山楚簡》也屢見「太」與「蝕太」，有學者主張就是「太

<sup>6</sup> 缺文據整理者補，見《郭店楚墓竹簡》頁一二五，注釋三。

<sup>7</sup> 語出《管子·水地》。參看黃釗《管子水地篇考論》，《道家文化研究》第二輯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。

<sup>8</sup> 參看李學勤《太一生水的數術解釋》，稿本。

一」，應屬可信。<sup>9</sup>

《太一生水》一開頭就說：「太一生水，水反輔太一，是以成天」，以下由天而地，而神明，而陰陽，而四時，而滄熱，而燥濕，至成歲而止。在這段天地萬物生成的過程中，作者巧妙的運用《老子》第四章「有無相生」與第四十章「反者道之動」的說法，把具體的「太一」與「水」安排在整個邏輯推論的起點，使得《老子》宇宙論原來抽象的語言潛移默化起了根本的改變。這樣一來，作者既無須認同道家「道為萬物母」的說法，又避免了對《老子》思想做正面的批判。

不過，就在下文緊接著一段有關宇宙生成的反向敘述中，卻只見太一，而不見「太一生水」。估計這應當出於行文省略，因為下文還出現「太一藏於水，行於時，周而復始，〔以己為〕<sup>10</sup>萬物母」的敘述。當然，我們也不妨考慮，這種省略可能是楚人習於「太一」，卻不熟悉「水為萬物之本原」的緣故。「太一」在宇宙論中取代了「道」之後，儒家學者也往往加以引用，如《禮記·禮運》：「是故夫禮，必本於太一，分而為天地，轉而為陰陽，變而為四時，列而為鬼神。」由此可見《太一生水》正是齊、魯儒學與陰陽數術之學，以及楚國老學在「稷下學宮」交互影響的產物，猶如以齊國的黃帝糅合楚國的老子，在戰國末期至西漢初年形成「黃老之學」一般。我們只要注意郭店簡《老子》三種的內容，強調無為，強調自然，偏重在君子亦即國君的立身與治國之道，而完全無取於《老子》之學的宇宙論，應當可以恍然大悟，《老子》三種與《太一生水》合編成冊，反映的正是一個雜糅各派異說的《老子》傳本。

### 三、結論

總結以上所述，我們可以得到初步的結論：第一，郭店竹簡的長度，確實可以用以區分各篇的思想淵源與學派歸屬。第二，《太一生水》竹簡十三枚，其內容具體反映了戰國中期以後，儒家、陰陽數術家所受到的道家《老子》之學的浸染。第三，由於郭店一號楚墓的年代下限為公元前三百年左右，若干簡文如《唐虞之道》的用語逼似《孟子》，字體又具有齊國文字的特徵，<sup>11</sup>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，

<sup>9</sup> 參看陳偉《包山楚簡初探》頁一六一、一六二，《望山楚簡所見的卜筮與禱祠》，《江漢考古》一九九七年第二期。

<sup>10</sup> 缺文據郭沂《試談太一生水及其與簡本老子的關係》補，《中國哲學史》一九九八年第二期。

<sup>11</sup> 我曾經撰文指出《唐虞之道》出自齊國孟子一系之手，為孟子在燕國子之之亂以後闡述「禪

這些儒家與陰陽、數術家出自齊國的「稷下學派」。這樣一種雜糅儒、道、陰陽數術的學說，具體反映了戰國時代思想由分而合的趨勢，也清楚刻畫出以儒、道兩家為主體的先秦學術發展的軌跡。

---

讓」之道的言論，參看周鳳五《郭店楚墓竹簡唐虞之道新釋》，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十本第三分，一九九九年九月。